

胡懷琛編

世界書局印

古書今讀法

中
華
民
國



不 准 翻 印

書 今 讀 法 (全一冊)

(每冊定價銀三角五分)
(外埠酌加郵費匯費)

編 著 者 胡 懷 琛

出 版 者 世 界 書 局

印 刷 者 世 界 書 局

發 行 所
上 海 各 省
世 界 書 局

目次

第一章	何謂古書……………	一
第二章	何以要讀古書……………	五
第三章	古書與今日社會發生關係的實例(上)……………	一三
第四章	古書與今日社會發生關係的實例(下)……………	一九
第五章	古書如何讀法……………	四三
第六章	三個字的口號……………	六一
第七章	明學術源流……………	七三
第八章	明古書源流……………	八一
第九章	材料與工具……………	八九

第十章 讀了若干部古書所得到的概念……………九五

第一章 何謂古書

何謂古書？也許有人說：「可以不必說明，只要認識古書兩字的人，都知道古書就是古代的書籍，更用不著咬文嚼字的解釋。」

但是，嚴密的說，却又不然。不錯，所謂「古」就是「古代」，但是何謂「古代」？從甚麼時候起，到甚麼時候止，算是「古代」？這個問題却不容易回答了。倘然說：凡是已經過的時間都算是古代，那麼，在今日說昨日，昨日已在古代的界線以內，而一到明日，今日又變成古代了。如此說來，當我今日（民國二十年一月一日）開始在寫這本書的時候，我並不承認這時是古代；但是經過排印，裝訂，發售，等到送在讀者的眼前時，那又變成古

代了。話雖如此說，但是在事實上講，這種話一定是說不通的。

「古書」解作「古代的書籍」，難道還不明白麼？但是，在事實上說，那是古書？那不是古書？實在不容易分別。記得在民國十九年時候，教育部有一個命令，禁止書賈販賣中國的古書出洋，因此就叫海關檢查員發生困難問題，因為他們的能力認不清那是古書？那非古書？聞說後來所定的標準，是以木板印刷線訂的認為是古書，其他不是古書。

但是單在保存古物的範圍以內說話，這個標準是適用的；若就一般讀書界說，這標準全不適用。

譬如易經、詩經，不能說不是古書；老子、論語，也不能說不是古書。然今日書店裏鉛字印的洋裝布面的易經、詩經也許是有的，加了新式標點符號的老子、論語也不是沒有。這還當他是古書呢？還是當他是新書？

若以作者爲標準，作者是現在生存的人，他的書就認爲非古書；作者不存在了，他的書就認爲是古書。這個標準對麼？一點也不對。譬如鄭蘇龕是現在生存的人，然而他的海藏樓詩只能當古書看。梁任公已經不存在了，然而他的著作却不一定是古書。所以說：這個標準一點也不對。

總之，「古」字沒有確切的定義，因此，「古書」也沒確切的定義。所以我在這裏實在不能確切的說出「何謂古書」。然又不能不大約指定一個範圍，倘然不指定一個範圍，那就海闊天空，無邊無際，下文怎樣好說話呢？

我所假定的範圍如下：

中國舊有的人情、風俗、哲學思潮、文學思潮等，完全沒有受過西洋影響的，我們認爲是中國古代的人情、風俗等等；凡記載或說明這種種的書

籍，我們認爲是古書。不管他是木刻的，石印的，線裝的，洋裝的，我們通認爲是古書。

不過，所謂受西洋影響，是指各別的事實而言，不是就時間而言。若是就時間而言，在明代已有大批的西洋學術流傳到中國了。如此，便能把明代劃在古代的範圍以外麼？所以只能就各別的事實說，不能以時代爲斷。古書是記載或說明已經過去的事，我們生在現代的人，何必要讀古代的书？這是一個疑問。叫做「何以要讀古書？」待我在下一章再答復這個問題。

第二章 何以要讀古書

何以要讀古書？這個問題，也許有人說：根本不成問題。因為學問是活的，是現代的；古書是死的，是過去的。求現代的活的學問，而去讀已過去的死的書，有什麼用？所以已經有人說過：「中國的舊書，好像是牛屎，牛屎中決找不出香水來。」既然是牛屎中找不出香水來，我們何苦還要費了許多工夫，撥來撥去的找呢？不過，這句話根本有毛病。他說：「牛屎中找不出香水來，」是真的。但必須先證明了中國的舊書確是牛屎，才可以說。今說這話的人沒有充份的證據，安知中國的舊書不是牛屎。所以這句話根本有毛病。

但是，古書是死的，這句話不等到今人說，古人也已說過了。我且引老子的事爲證。

孔子適周，將問禮於老子。老子曰：「子所言者，其人與骨皆已朽矣。獨其言在耳！且君子得其時，則駕；不得其時，則蓬累而行。」（史記老莊申韓列傳）

老子說：「子所言者，其人與骨皆已朽矣，獨其言在耳！」他的大意是說：「你讀古人的書，古人的本身已經死了；讀死人的陳言，有甚麼用處？」淮南子道應篇更有一個有趣的故事，可以拿來闡明此意。他說：

桓公讀書於堂，輪人斲輪於堂下。釋其椎鑿而問桓公曰：「君之所讀者何書也？」桓公曰：「聖人之書。」輪扁曰：「其人焉在？」桓公曰：「已死矣。」輪扁曰：「是直聖人之糟粕耳！」桓公勃然變色而怒曰：「寡人讀書，工人安得而譏之哉？有說則可，無說則死。」輪扁曰：「然。有說。臣試以臣之斲輪語之。太疾則苦而不入，太徐則甘而不固。不甘不苦，應於手，厭於心，而可以至妙者，臣死不能以教臣之子，而臣之子亦不能得之於臣。是以行年七十，老而爲輪。」

今聖人之所言者，亦以懷其寶窮而死，獨其糟粕在耳！」

他的大意是說：我們所讀的書，都是古人的糟粕，正和老子的話相同。他們雖然承認聖人的話在聖人的時代，在聖人本人是寶貝；但是後人讀聖人的書，是毫沒有用的。就是我在前面所說的，古書是死的，我們求活的學問而去讀死書，有甚麼用處？如此，古書可以不必讀麼？其實不然。我們所以要讀古書的原因有二：其一是「考古」，其二是「致用」。而考古和致用又必須連成一貫，而後是真能得到要讀古書的所以然。

今人考古，多注重實物，而不注重書本。我以為實物固當注意，而書本也不能完全丟掉不要。至少書本和實物並重。這個道理很容易明白。試看皓首窮經的書生，決不能做成考古學者；而發掘古城古墓的工人，也不能做成考古學者。必須二者合而為一，始能做成考古學者。故知實物和古書

應當並重。

況且古書之所以不見信於人，因古書中有偽造的書，和轉輾傳寫失去本來面目的書，混雜在中間，所以很被人輕視；然這是另外一個問題，不是古書本身沒價值，不是古書本身不必讀。我們只要經過辨偽的工作，認出古書的本來面目來，那麼，古書的價值，誰也不能否認了。

致用是活的學問，何以也要讀古書？因為我們對於一件事，如何處置，最好是先徹底明白了這一件事的歷史。一社會，一民族，今日的情形，決不是和今日以前的事沒有因果的關係；所以歷史是一件重要的東西。然所謂古書，換一句話說，也可以說他就是歷史，只要我們把一切的書都當歷史看。所以章學誠說：「六經皆史。」

「六經皆史」這一句話有人贊成，也有人反對。但我以為這是各人

的看法不同，不能說誰是誰不是。因為六經在六經的時代，並非皆史；但到了現代，已經是皆史了。現在的人也不必每個人都把他當皆史看，但是當他是皆史看的價值更大。

上面說明白了因為考古要讀古書，因為致用要讀古書。但二者又必須連成一氣，方為有用。若單講考古而不講致用，那就變成玩古董了；任你是古色古香，古氣盎然的唐寫本，宋刻本，只不過供書齋清玩罷了。若單講致用而忽於考古，那不是覺得古書無用，就是要受古書的欺。甚麼叫受古書的欺？例如我們讀古書，其中所說的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的事，決不是和實事相符；倘然我們因古書上的話，深信古代有這樣的太平成績，就不免是受了古書的欺。

所以我們要把考古和致用連成一氣。就考古說：即使中國舊書等於

牛屎，但是化學家對於牛屎也有研究的必要，何況他或者還不是牛屎。就致用說：牛屎也有牛屎的用處，他的用處不但是和香水相等，竟遠過於香水，只要我們用的人會拿他去用。然化學家把牛屎研究明白了，倘不拿去用，便是空費力。從對面說，牛屎的用處，不經過化學家的研究，也不能就知道。這就是我們所說的要把考古和致用連成一氣。

中國舊式的儒者，分爲漢儒、宋儒兩派。漢儒專門解經，他們的話要字字有來歷，處處有證據，很有考古的精神，和我們所謂考古很相近。但他們所考的不出於經的範圍，而在文字方面所用的工夫尤多，所以祇能認他是考古中間的一小部份。

宋儒的學問，只注意身體力行，和我們所謂致用很相近。但是他們的致用不出於個人修養的範圍，也只能承認他是致用中間的一小部份。

漢儒的結果變爲瑣碎，宋儒的結果變爲空疎。這是人家所知道的。却是漢、宋儒的範圍太狹，而考古和致用又不能連成一氣，這個毛病，知道的人很少。現在我們讀古書，就要明白了這個毛病，然後不至於再患。

第三章

古書與今日社會發生關係的實例（上）

我在前面第二章裏已經說過：我們所以要讀古書，是要從考古做到致用。大他一國政治制度的因革，小他一器一物的改造，都要從死的考古做到活的致用。但是這不過是一句空言，究竟有甚麼實例可以拿來證明呢？現在舉幾個實例如下：

（1）三民主義

我們孫中山先生所創的「三民主義」，其中主張恢復中國舊有的道德，如忠孝信義等，他是從古書裏看出忠孝等爲中國民族獨有的美德，